

# 啟示與傳道、天國與家國

## ——論宋澤萊中／長篇小說之《聖經》詮釋與文學價值<sup>\*</sup>

楊雅儒

台灣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宋澤萊20世紀至今發表之中、長篇小說，如何轉化閱讀《聖經》經驗為創作資源，進而提供解讀之法，對應其所關切之台灣課題。其實讀者並不陌生宋澤萊是一位左手援用佛典，右手挪用《聖經》典故的作家，然而，雖多數研究已揭櫫其小說善用魔幻現實手法與宗教元素，卻相對較少論述著重其讀經／解經之法。

職是，本文聚焦整理其小說用典出處，觀其引述「舊約」、「新約」之比例、趨向、深淺，又如何借為修辭策略，表述國族定位、身世認知以及人性善惡等論題。觀察作者創作軌跡，可知其早期善用「舊約」神蹟奇事、先知，「新約」之福音、啟示；近期轉而關注「舊約」神學，並喜好鋪陳「新約」使徒特色，加重恩典、救贖等，或有擬仿經典體裁之表現、或有歷史政治與義理性的省思，足能發現作者讀經深刻度日增。而本文亦側面提出作者改宗與其創作相輔相成之處，最後證成宋澤萊獲得《聖經》啟發，其終極關懷之眼雖常投射於神聖未來，卻仍回眸斯島斯民種種待解之課題。

關鍵詞：文學與宗教、宋澤萊、〈變成鹽柱的作家〉、《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天上卷軸》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費心詳閱，惠賜寶貴建議，俾本文論述更為周延，謹致謝忱。

# Apocalypse and Preach, Heaven and Homeland:

## Song Zela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n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in His Novels

**Yang Ya-R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Abstract

---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novels that Song Zelai' has publishe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how he converts his reading experiences of the Bible into inspiration and provides the analysis to correspond with the issues of Taiwan that he cares for.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Song Zelai 's writing strategy in which to cite the stories of the Buddhist sutra and the Bibl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although most of the research has revealed his specialization in using Magic Realistic and religious elements, there is less emphasis on his methods of scriptures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allusions in Song Zelai's novels, observation of the ratio, tendency, and depth he quoted from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and how he used the rhetorical strategy to describe the topics of national orienta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human nature. By examining Song Zelai's writing process, it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stages he was good at employing miracles and prophet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nd gospels andapocalypse from the New Testament. Recently he turns to the Old Testament's theology. Moreover, he is fond of narrating the apostle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emphasizing God's grace and redemption. Song Zelai's imitation of the Scripture type and reflection upon history, politics and righteousness prove

that the depth of his Bible reading has been increasing.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ng Zelai's proselytism and his works and proves that he is inspired by the Bible. Even though his ultimate concern is about the sacred future, he is still attentive to the unsolved problems of this island and the residents..

Keywords: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Song Zelai, *Becoming the Writer of the Pillar of Salt*, *The City Where the Blood-Red Bat Descended*, *The Tropical World of Demons*, *The Celestial Scroll*



# 啟示與傳道、天國與家國

## ——論宋澤萊中／長篇小說之《聖經》詮釋與文學價值

### 一、前言：從神蹟朝向神學之閱讀／用典軌跡

倘若既沒有對悲劇的理解，也沒有基督教信仰，與超越的絕對之物的一切聯繫完全斷絕，粗俗的自然主義和唯物主義取代了宗教和形上學，那麼，孕育偉大藝術的崇高激情、深刻情感，以及靈魂的神祕渴望，也會喪失殆盡。

——埃米爾·布魯納（Emil Brunner），〈藝術所必須的宗教土壤〉<sup>1</sup>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在研討現當代中國小說創作時，特別留意小說如何借重宗教修辭與革命、歷史、政治寓言相互結合，他表示若干作家未必在創作過程閱讀基督教讀物（如：杜鵬程），卻有類近的意識。<sup>2</sup>不過，梁工對於較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者熱愛塑造耶穌形象或選用《聖經》素材，則認為：「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自視為新時代的精神啟蒙者。啟蒙者擁有文化心理上的優越感，但較之被啟蒙者卻永遠是極個別的菁英份子，始終處於力量對比懸殊的弱勢位置。為了保持主動進攻的強勢姿態，他們需要某種英雄原型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撐，而耶穌就是這種原型之一。」<sup>3</sup>且「中國現代作家內心深處的受難情結在福音書話語中找到傳遞方式，其中一個關鍵詞即『背負十字架』，多次見於冰心、郭沫若、郁達夫、老舍等人的作品中。」<sup>4</sup>無論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基於對革命的意識迴響或自視為精神啟蒙者，故汲取《聖經》資

1 Emil Brunner（埃米爾·布魯納）著，〈藝術所必須的宗教土壤〉，Edward Cell（愛德華·塞爾）著，衣俊卿譯，《宗教與當代西方文化》（苗栗：桂冠圖書公司，1995.04），頁242。

2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11），頁82。

3 梁工，《當代文學理論與聖經批評》（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3），頁725。

4 同註3。

源，抑或如黃氏所言，其未必特意選材《聖經》義理；然在台灣小說家的創作，則多半是相當具有自覺地結合宗教經典義理，如「形構聖女圖像」<sup>5</sup>的張秀亞、刻畫神職人員的張系國、談論罪惡的李喬、探論信疑的王文興、傳達上帝之愛與恩典的王貞文等。甚且，對《聖經》的衍譯相當豐富，如：致力於貫通華夏道統與《聖經》內涵的朱西甯、重探「猶大」角色意義的陳映真、直接編寫耶穌生平的漆木朵等。本文擬取個案宋澤萊為例，展開論述。

宋澤萊由早期譜寫如《打牛浦村》的鄉土寫實之作出發，後轉向以魔幻現實手法，增添宗教元素入題，近十年再轉而大量援用《聖經》典故。宗教資源或許並非文學創作之必要素材，然而，何以宋澤萊偏愛採此敘事策略呢？職是，本文將闡述作者如何借經典義理為其政治認同／抵抗之表態，藉以闡述一種家國／天國的史觀？

前行研究關注宋澤萊長篇小說者，周芬伶曾定位其為「造成鄉土小說變異，並開啟新鄉土契機的作家。」<sup>6</sup>陳建忠則表示其宗教經驗影響了他的文學，然而這種影響在八〇年代並未清楚顯露出來，還要到九〇年代的小說（如〈一位變成鹽柱的作家〉、《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中才見到關於宗教體驗的描寫。<sup>7</sup>李鴻瓊〈創傷、脫離與入世靈恩：宋澤萊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乃以創傷詮釋學探討其小說譜寫的創傷與靈恩運動作用；王吉仁〈宋澤萊小說的「異象」與「現象」研究〉是少數關注宋澤萊小說與〈啟示錄〉、「四福音書」相關性之學位論文，並於附錄整理〈啟示錄〉、「四福音書」中的異象意義，他更認為《廢墟台灣》、《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堪稱「廢墟三部曲」；筆者《人之初·國之史——21世紀台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則闡述宋澤萊的《熱帶魔界》、《天上卷軸》（上）恰可形成魔界／天路之對照，並討論其中的異象指涉、新天地之盼望、恩典修辭以及擬仿〈使徒行傳〉風格之特色，亦簡要回顧其20世紀作品的表現。然而，以上論述並未針對宋澤萊多部長篇小說對《聖經》義理之衍譯進行較完整的細部考

5 此語出自周芬伶對張秀亞文學之評價，見周芬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7.03），頁28。

6 同註5，頁123-124。

7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出版社，2007.11），頁135。

察，遂本文擬聚焦該面向，深入研討其書寫軌跡與運用該寫作策略之藝術價值。

梁工《當代文學理論與聖經批評》述及原型批評論者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時，說明其基於審美立場研究《聖經》，並於《神力的語言·導言》中重申，《聖經》在兼為神學經典之際，「還是一部文學著作」；「除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例外，《聖經》全書都是用神話和隱喻的語言寫成的」。由於這種性質，「在《聖經》中，一切與『真理』一詞有聯繫的價值觀，只能通過神話和隱喻才能獲得」；而「人們對《聖經》的最初反應，也必定是一種文學反應」。<sup>8</sup>因此，《聖經》中的人物、意象、情節均成為創作者喜愛互文的對象。

而本文不僅要探討宋澤萊對《聖經》之用典與轉化如何彰顯其中心主旨，更要觀察他對「新約」、「舊約」的採用策略與安排，畢竟，眾所周知，「舊約」強調耶和華上帝的權威、創造力、萬能，也著重敘述律法、歷史、先知；「新約」關注耶穌生平言行、十字架的苦難與復活、恩典與愛的救贖，以及使徒證道等。梁工與盧龍工闡述：「『新約』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以色列人背叛了出埃及時與上帝所立的『摩西之約』，必須另立新約。『舊約』與『新約』的不同之處在於，『舊約』的律法寫在石版上，而『新約』的律法寫在心版上；相同之處是『我要做他們的上帝，他們要做我的子民』。」<sup>9</sup>循此，可了解《聖經》的整體架構互有密切關聯，各自承載重要信息，若能發掘作者選用的素材如何證成其史觀或哲思，那麼更能闡述作者衍譯《聖經》的自覺性。

宋澤萊詮釋《聖經》的創作，可就其中篇小說〈變成鹽柱的作家〉開始探索，雖然另一中篇〈救世主在骨城〉敘寫教會、牧師及民間信仰，但旨在批判神職人員的荒謬與信眾盲從，並涉及美國、中國「關係正常化」與台灣「五項公職選舉」之事，較少運用《聖經》義理；〈變成鹽柱的作家〉發表於1994年，集結出版在2002年，該文敘寫李登輝時代下的社會風氣，一方面諷刺地方

8 梁工，《當代文學理論與聖經批評》，頁514-515。

9 梁工、盧龍工，〈「聖經文化解讀書系」總序〉，趙寧，《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中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04），頁3。

選舉與政商關係，一方面刻畫背叛神的話語之「先知」作家得到懲處，就這篇小說即可發掘作者試圖探討：靈恩、神蹟、先知。這些議題實際上也扣合作者生命經驗，據其自述，1993年他開始閱讀〈創世記〉、「四福音書」，翌年便逐漸脫離身心病痛的困境。<sup>10</sup>

而長篇《廢墟台灣》屬預言／寓言性質小說，旨在對台灣生態提出警示，並批判政黨威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挪用「新約」之「四福音書」、〈啟示錄〉、部分〈使徒行傳〉以及「舊約」之〈創世記〉，在藝術手法上轉化《聖經》意象／異象，在內涵上隱含善惡等命題；至21世紀問世的《熱帶魔界》仍多引用〈馬太福音〉與〈啟示錄〉，並延展異象之書寫，對家國／天國之觀想更深刻，並提出新天地的期盼；到最近期的《天上卷軸》（上），則明顯加重神學義理的深度思辨，藉由若干書信篇章的穿插，闡述敘事者對信仰的疑惑、觀察與自省，主角從「不認主」逐漸重新「認識主」、「歸信主」，整體細看，不難發掘作者前幾部小說大量運用「新約」，尤以「四福音書」為主，至《天上卷軸》轉傾向挪用「舊約」之典。而早期長篇情節多寫鬥法、神蹟與先知類型人物，近年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特色，更強化「傳道」與神學論述的意味。

透過這幾部中、長篇小說的創作軌跡實可察見作者融入《聖經》藝術與義理之趨勢，且愈趨向彰顯政治神學。下表簡要爬梳其用典情形：

表1 宋澤萊小說用典出處

作者	文本	典出	功能簡述
宋澤萊 （廖偉竣， 1952~， 雲林）	〈變成鹽柱的作家〉（1994）	《舊約·創世記》 《新約·馬太福音》	《聖經》中「鹽」的出現，包括羅得之妻變成鹽柱、用鹽醃祭物、以及〈登山寶訓〉中將門徒比喻為光和鹽之說。宋澤萊取門徒應為鹽的意義延展，敘寫台灣選舉賄賂問題。
	《廢墟台灣》 （1995）	《舊約·出埃及記》	著墨較簡，藉以隱喻台灣政治人物與政黨。

10 宋澤萊，〈序〉，《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05），頁20。

宋澤萊 (廖偉竣， 1952~， 雲林)	《血色蝙蝠降臨的 城市》(1996)	《舊約·創世記》 《舊約·列王紀》 《新約·啟示錄》 「新約·四福音書」 《新約·使徒行傳》	以災難性畫面展開情節，呼應〈啟示錄〉營造之氛圍，並透過人物論辯善惡，暗諷台灣政治權威、選舉，將惡勢力喻為「血色蝙蝠」。
	《熱帶魔界》 (2001)	《新約·馬太福音》	以聖女典故與惡魔撒旦之說暗喻台灣人要保持警醒，並批判威權的可怕。
	《天上卷軸》上冊 (2012)	《舊約·創世記》 《舊約·傳道書》 《舊約·以賽亞書》 《舊約·耶利米哀歌》 《舊約·以西結書》 《舊約·約珥書》 「新約·四福音書」 《新約·使徒行傳》 《新約·羅馬書》 《新約·加拉太書》 《新約·彼得前書》 《新約·啟示錄》	大量挪用「舊約」歷史情節，藉以對照台灣定位；針對主角的信仰、身世追尋過程則多引用「新約」論述靈恩課題，亦時參照佛道宇宙觀與西方哲學，論證豐富。

本文架構上擬依序探討宋澤萊各篇小說的敘事情感、空間塑造、義理詮釋，藉以探索其小說內涵與特色之變遷，綜合證成其援用經典背後隱含之啟示／傳道之寓意、天國／家國之思考，再就其書寫論述宋澤萊小說於台灣宗教書寫之價值。

## 二、敘事情感：諷刺之鞭與傳道之書

綜觀宋澤萊早期書寫，多關心勞苦百姓、針砭時事，故以諷刺與抨擊之聲為主，不過到《天上卷軸》(上)，敘事基調雖仍隱含批判向度，整體卻傾向傳達福音，較多悲憫情感，並以「代贖」策略敘事。

從中篇〈變成鹽柱的作家〉談起，該文首先以諷刺語氣描摹社會背景：「這是一次攪翻天的選舉，是金牛狂奔而良心放假的進行曲，大大宣告著李登輝時代的來臨。」<sup>11</sup> 並提及當時正值市長選舉，候選人和選民上下交相賊，賄

11 宋澤萊，〈變成鹽柱的作家〉，《變成鹽柱的作家》(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12)，頁2。

賄情形普遍。而當時有位基督徒作家卻莫名化為鹽柱死去，致使社會籠罩在詭譎氛圍之下。

情節透過敘事者採訪作家生前言行的敘述成篇，描繪作家能講方言說預言，他身材矮小，形象勞苦，擁有許多筆名，書寫過鄉土、科幻、環保、勞工、婦女、色情等類型小說，並非討喜的作家。他原先不屑神蹟奇事，後因擁有神祕經驗且可行神蹟醫治病人，而成基督徒；他本來不願娶經營證券行的議員女兒，遂以使徒彼得、約翰全心傳道為例，推託不婚，卻被市長以〈創世記〉說「人單獨生活不好」為由勸他結婚，於是開啟了沉重的婚姻生活。後其屢次獲得夢境啟示，要他揭發市長賄選一事，他便請求確認：

異象是重覆固定的、而夢境是延續不定的；異象是有靈力的、夢境是自然的。但究竟這個啟示是要作家做什麼事呢？作家在內心禱告說：「神啊！我了解祢啟示市長也許會賄選的事實，但是如今選舉，凡是和KMT有關的候選人，就是三歲的小孩也默默知道他們賄選的事實，市長靠賄選當選早人盡皆知，祢的意思是要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市長這次又將賄選的行徑大大地公開一次嗎？祢是要我責備市長的做法嗎？他是基督徒呀！」作家這樣禱告完畢，於是就有一本重重的書從書架上跌落下來的聲音被他聽到，作家轉身，就看到聖經落在地面，當他把書拾到桌面上來時，才發現他的手按在耶穌所說的一句話上，祂說：「你們是全人類的鹽。鹽若失掉了鹹味，就無法使它再鹹。它已成為廢物，只好丟掉，任人踐踏。」<sup>12</sup>

相較於他早期小說藉由小人物現實困境批判社會弊端之書寫方式，此處轉而借重「異象」彰顯社會「實相」；透過主角與神的溝通，表露民眾心知肚明卻難以伸張正義的無奈。而上述段落挪用了〈馬太福音〉5：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斯乃耶穌在山上對門徒訓誡，屬於演講形式，含有命令亦有禁止門徒做

12 同註11，頁39。

的事，其中稱門徒為鹽、為光，表示為義受迫的人有福了！而「任何一個表述就其本質而言都是對話（交際和鬥爭）中的一個對話。言語本質上具有對話性。」<sup>13</sup>此處的「互文」帶來的效用：一是暗示作家某種程度被塑造為類近先知、門徒的角色，二是借用《聖經》翻開之頁與「鹽」的意象，增添神祕啟示意味。

然而，作者選用〈馬太福音〉這段前行文句並未帶來激勵效果，作為這場登山演講的「接收者」，主角並未扮演「鹽」的功能，當他在政治力量操作下，被視為假先知真神棍，受到社會背棄後轉而懷疑上帝，最後被自己對上帝的誓言懲處，成為市府旁豎立的一座白鹽塑成的雕像。對此背叛真理與正義的主角，情節毫不留情給予「死路」，結局坐實了他的無用、被踐踏。如此書寫，表面上雖經由荒謬、諧謔的情節堆砌而成，卻深刻彰顯人性軟弱、威權壓迫以及人對信仰的懷疑。

《廢墟台灣》維持作者慣有的諷刺口吻、絕望語氣，針砭現實問題，包括：政黨控制人民思想，情節描繪超越自由政黨黨徽以「不」為記號，或被認為：「它實際是『示』字少一橫的意思，『示』在中文就是『神』，那麼就可能在暗示人民，超越自由黨就是神。」<sup>14</sup>而小說通過學者發現李信夫筆記，揭發從1980年到2010年台灣如何走向廢墟之島。李信夫家族有一種奇怪遺傳，即40歲以降便開始喪失部分感官知覺，但相對在年輕時其視覺則有明晰的辨識力。該家族遂標明一種生存哲學：「他們認為台灣是罪惡之地，必須用感官避開罪惡的侵襲，力行簡樸和清醒。家訓中就有這麼一條：宇宙無真空，喪失什麼就會添補進什麼。」<sup>15</sup>這似乎彰顯道家學說中宇宙秩序的和諧感。而在此家族長成的李信夫，除了憂心環境汙染，也曾撻伐民間喪葬習俗中的歌舞女郎與哭號的孝男孝女均忽略生死的深層意義，只是「類似原始民族的『驅逐死亡恐怖』的心理」<sup>16</sup>更指稱台灣乃一文化沙漠，思想真空。

而《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延續前者，大致體現三種敘事情感：

13 王瑾，《互文性》（中國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5.09），頁9。

14 宋澤萊，《廢墟台灣》（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01），頁26。

15 同註14，頁48。

16 同註14，頁114。

(一) 批判弊端。該書透過災難性的異象，針砭生態環境之破壞、教育失敗、社會暴力、國民黨（KMT黨），小至街道市景的設計不良。誠如：「所有的舊日建築盡行拆除、花木肆意毀掉、街名一一更改，在幾度房地產的炒作下，這裡的街道高架橋及數不盡的五花八色的招牌霸佔了街道，不規則的房舍犬牙交錯，形成瘋狂亂象，最後在火車站匯成一個車輛的大渦流，轉了一圈後又盲目地向無數巷道暴走。所幸車站前的圓環在日本時代被規劃成巨大的廣場，仍留下有一甲以上的面積，喜愛風雅的KMT人士幾次在圓環裡試種梅、蘭、竹、菊，但大抵都沒有成功，於是乾脆通通鋪上柏油，樹立了一層樓高的一尊蔣介石銅像，但卻意外地使這個圓環仍留空間……」<sup>17</sup> 又如：「我想撒旦至少在滿清時代就降臨了此地。」薛以利亞站起身來，感慨地說。<sup>18</sup> 則指稱清國時期，漢人來台開拓卻佔據大片土地，傷害山地原住民，行徑形同惡魔。

(二) 諷刺筆調。透過反派角色彭少雄所述，間接反諷台灣的司法與社會暴力：「我們知道在台灣打殺百姓、魚肉鄉人是沒有罪的，並且還能出人頭地，因此我們就能順勢而為，卻有些人看不習慣，批評我們，這是螳臂擋車，不會有好結果的。」<sup>19</sup> 另如血色蝙蝠幾度出現在台灣背景，包括：日本領台時期、二二八事件、以及故事情節時間1994年之A市選舉。而當車站站長回溯過往血色蝙蝠出現之際，警長特別警告他：「二二八事件！呵，你不要亂說呀！」警長有些慌張，他更加不停地用筆敲打桌子。<sup>20</sup> 雖然該書出版於解嚴後，卻也彰顯當時政府對二二八的態度，以及大眾視之為禁忌的情形。

(三) 無奈口吻。情節敘述被血色蝙蝠佔據軀體的彭少雄，曾為奪得選舉利益，幾次與當地民間信仰的修行者進行法戰。法戰中，這些善良百姓對應彭少雄，難以堅持心中道德原則，被迫接納惡勢力，實為小說表露無奈之段落。至此，小說敘事最關切的仍是家國歷史發生的不公不義與島嶼土地的安全。

至於《熱帶魔界》則以服兵役的阿榮為敘事者，經其眼光發掘軍中弊端，如：描繪軍營中的大隊長，時以「帝王」特徵加以對照，形容：「他吃著一棵

17 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頁4。

18 同註17，頁307。

19 同註17，頁45。

20 同註17，頁13。

又一棵的茼蒿就像排攻擊時一步一步收復七〇一高地一樣。」<sup>21</sup> 並揭發老兵的困境，如：由於當年來台多半謊報年齡，以致年紀老邁卻無法退役，有些老兵精神已不堪負荷，有些則體力不足，在照料管理上成為一大挑戰。這些書寫亦與作者兵役經驗攸關，他於1977年被分發至東港、林邊一帶的海岸線服務，期間擔任過特檢官、分隊長，目睹：「他們的健康大半都有毛病，精神上尤其容易出差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老兵攜槍外出尋仇、殺人潛逃的暴行發生。有一次，林邊中隊所屬的海邊班哨十餘位的老兵就全部被一位精神譫妄症的老士官槍殺殆盡……」<sup>22</sup> 故而，情節人物的繪寫背後有其現實根據。在這層現實基礎之上，仍延續前作特色添加超自然、異象元素，暗喻島嶼家國形同魔界，佔據著諸多獨裁帝王般的政治人物，甚且借用宗教權威式的特質，控制人民。上述小說雖然充斥批評、諷刺口吻與荒謬情節，但其背後精神仍是嚴肅的。

《天上卷軸》目前僅上冊問世，該書透過類似信札之告白口吻，以神學院學生阿傑展開對麥格那牧師的傾訴，他帶著領略的心情追溯過往並表露「懺悔」之情，他追憶牧師曾敘述伊朗之行的體驗，藉以闡述政治人物權力凌駕於宗教信仰之上的可怕，同時回顧其自身經驗。阿傑家族父系為外省軍官，母親隸屬西拉雅族群，這點小說序言已清楚介紹。情節通過主角之眼，他曾誤以為母親來自閩南家庭，且對母系親戚持否定態度，形容母親娘家的聚落：「供奉著不知名的神的公共祠堂外，沒有任何文化氣氛。」<sup>23</sup> 「在我戰慄的、被驚嚇的印象中，除了一個嚼著檳榔的大嗓門的老阿嬤外，娘家還有一群吵雜的強壯女人和過度粗礪的舅舅們，他們除了談農漁事以外，再也沒有其他額外的話題。整整幾天，我緊緊的抓住我漂亮母親的手，不敢離開她半步，宛如進入了一個不文、魔魅、原始的部落中，要我不想逃離那兒是不可能的……」<sup>24</sup> 他自白是「連戰」的支持者，對其總統敗選，深感痛心，這也是阿傑離開北部的緣故。

不過，就其回溯可發現他曾接觸基督教。他因認識阿紫學姊，在世俗之

21 宋澤萊，《熱帶魔界》（台北：草根出版社，2001.02），頁11。

22 宋澤萊，〈序〉，《熱帶魔界》，頁4。

23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12.05），頁35。

24 同註23，頁35。

愛的鼓舞中引領他重新認識不同族群、地方，而後進入神學院。求學期間，他體驗聖靈的運行／覆翼，也發表過有效預言，卻在畢業前轉為墮落，其引〈羅馬書〉第7章表示自己已賣給罪了。〈羅馬書〉一般被視為保羅所寫，在第7章第14至25節左右，主要闡述人性與罪惡命題。陳文富闡釋這幾節經文指出人：「心中常有爭戰，且受到這種感覺的挫折和擾亂。他有能力分辨甚麼是善良，但無能力去做；有能力承認它是錯的，但是無能力去制止。人怨恨罪惡，但是有時卻喜歡它。」<sup>25</sup>雖然宋澤萊僅引〈羅馬書〉幾句話，但他以長篇幅文字敘寫阿傑當時墮落的過程和無法振作的心境，企圖呼應這些經文指涉人對罪惡的難以抗拒，同時烘托出一名大學青年所受的誘惑（沉迷於影劇社、和社員酗酒、吸大麻），故藉該片段，作者處理了「道德」命題，此亦《聖經》含義重要的一環。

整體而言，阿傑從一個視自己為過客而非歸人的立場轉而認識島嶼多元族群，從相信主到不認主轉而重新認識主等情節，皆可發掘作者有意以「代懺體」表達一個血統優越論者從偏狹的觀念中重新正視身世課題。雖夾雜批判，然相對於先前作品對社會政治與黨派的強烈抨擊，該書轉向對敘事者自我的內在挖掘。其自我表白或許類近於奧古斯丁《懺悔錄》之精神，且其悔悟更盼能獲得救贖，進入新天新地，遂可察見該書對他人的收斂責備批判口吻，改以婉曲方式表達身世史觀。

### 三、天路歷程：廢墟、惡城、魔界、天上卷軸

有哪個奔走天路的人會隨身帶著這麼一張地圖，使他在茫無適從的時候，可以掏出來看一看他該怎麼走的？

——《天路歷程》<sup>26</sup>

由於宋澤萊意圖展現靈／魔、聖／俗與異象，故而情節如何經營「空間」

25 陳文福，《羅馬書簡釋》（美國：感恩教會文字部、台灣中國信徒佈道會印務部，1998），頁90。

26 John Bunyan（約翰·班揚）著，西海譯，《天路歷程》（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01），頁405。

特質與意義，值得探究。且其書名多半含有空間指涉，亦從惡城、魔界的隱喻，轉趨描寫天路歷程，緊扣家國與地獄／天國的關連。

〈變成鹽柱的作家〉聚焦於現實空間環境：市政府、街道、教會之外，最意思的莫過於將主角封住的「鹽柱雕像」，雖然它沒有外延的空間感，卻相對象徵一種「凍結」意味，以垂直軸而言，鹽柱凍結了主角的生命呼吸，從橫軸方面來看，凍結了他在世間的行動，且這份凍結又與上帝的懲罰有關，格外具有神諭特質。

《廢墟台灣》名之廢墟，包括「實指」與「虛指」，實指之處乃環境汙染帶來的慘況，虛指之筆則刻畫人們精神層面的空虛。該書以「先知」觀點和「預示」口吻，舉列土石流、煙塵、垃圾、水汙染、核電、農藥、鼠疫、噪音造成之災難：

公元2015年，台灣西海岸的潮水似乎因著連綿的雨水而豐沛起來，嘩嘩的大雨像要洗刷掉一切歷史所犯下的污穢，猛烈地沖瀉在大地。<sup>27</sup>

海上垃圾常使海邊的核廠停機，結果2000年卻是一次地震造成核射外洩，使二十萬人喪生，使台灣急速朝廢墟的世界奔馳而去。<sup>28</sup>

該小說在1985年被許多報刊拒絕發表。副刊拒刊，作者自行解讀兩點主因：一是當時仍為戒嚴時期，一是編輯對公害認識不足。<sup>29</sup> 放到21世紀的今天來看，這些汙染確實造成了自然環境的變遷。

小說情節無處不關心家園土地的困境，卻有人稱之「天國」降臨，就在太陽教會的佈道會現場，博士對清潔工說：「你已見到了，這兒就是祂的國」，<sup>30</sup> 清潔工疑問為何天堂有許多垃圾，博士說明：「天堂不在於外而在於

27 宋澤萊，〈《廢墟台灣》〉，頁23。

28 同註27，頁123。

29 宋澤萊，〈序——從《福爾摩莎頌歌》到《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頁13。

30 宋澤萊，〈《廢墟台灣》〉，頁128。

內。」<sup>31</sup> 清潔工回應：「我要求取安詳和平是不可能的。您知道嗎？我每天要在垃圾場工作，我知道一切都會腐爛掉……」<sup>32</sup> 博士的理路涉及人對「天國」的一種認識路徑；不過，清潔工的回應恰巧批判了無法落實「同理心」與忽略實質問題，一味自欺的社會大眾。

關於該書的空間，傅大為猶關注情節描寫的十層「粉腿大樓」充斥情色、藥物、娛樂，他表示：「它有天堂、地獄等多層與多種程度的啟示文學的味道。在東洋、中國、西方的許多古文學或怪談、異志中常常會用這種『樓層式』的文學型態來說明某些主題。」<sup>33</sup> 座落於都市的粉腿大樓，泛指一般娛樂場所，其藉由樓層的推高彷彿更加刺激人類感官樂趣，卻無精神提昇之效果。因而，現實環境與人類心靈均呈現廢墟消極之樣貌。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描繪被血色蝙蝠佔領之惡城A市，惡城如何的險惡呢？〈啟示錄〉因敘寫末日之景遂可提供異常自然的可怕景象，前文提及小說揭糞血蝙蝠出現的三個時間點，而最近的一次乃邪靈佔用彭少雄軀體，透過政治選舉之際作亂。值血蝙蝠出現前後，整座城市充滿天災異象，包括：血月、滂沱大雨、淹水、地震、大火、紅光、蛇的意象等。首先，關於血色月亮，查閱《聖經》可發現〈舊約·約珥書〉2：30-31曾敘述神的話語臨到毗土珥的兒子，即先知約珥身上：「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另〈啟示錄〉6：12-13亦敘述第六印被揭啟之際：「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而宋澤萊如斯描繪：

他發現沿著旗杆所指的天空中央出現了一顆流血的月亮，像銀盤狀的那顆月亮明顯地是滿月，有著銀亮的光芒，但它的周邊滲出血漬，看來就

31 同註30，頁129。

32 同註31。

33 傅大為，〈從廢墟世界來的挑戰與鄉愁——談《廢墟台灣》的一種讀法〉，宋澤萊，《廢墟台灣》，頁10。

像是先被浸在濃濃血池裡一陣子而後再被提到天空裡置放著一樣。<sup>34</sup>

雖因過多的形容而不似《聖經》語言精練有力，不過這段文字挑出〈啟示錄〉第6章眾多意象中的「滿月」以突顯血漬，亦彰顯異常飽滿的血腥感。

另大雨以致淹水的災害，即對應於〈創世記〉之洪水，因耶和華見人類行為充滿罪惡，決定降雨在地上四十晝夜，將其所造之活物從地上除滅。此處情節也以大雨不斷來強化異常感。

至於地震的情形：「地面突然山搖地動起來，車站的樓頂嘩嘩地崩落了水泥和屋瓦的碎片，蝙蝠們都飛起來了，隨著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自地面發出……」<sup>35</sup>則互文於〈啟示錄〉16：18：「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不過，小說加上了都市可見的車站，體現出「現代感」，又有異常出現的蝙蝠，則形塑紛亂的畫面，雖有若干細節異於〈啟示錄〉，卻同樣展現「非常」之藝術效果。又，大火的描述在〈啟示錄〉亦可察見，不過〈啟示錄〉的大火乃出於「神」的審判；宋澤萊的書寫則強調這一切荒謬是「惡勢力」的主導，故而火災發生時，從事墮胎的醫院、挫魚場卻均無異狀。

而A市雖被惡靈佔據，但該城是否徹底崩毀呢？情節亦安排屬神的力量之一方，誠如：唐天養受到彭少雄／血蝙蝠攻擊瀕死之際，「有一股靈動的力量自淺淺的潤水迷漫而上。彷彿有一隻巨大的手掌托住了他，又像是一扇溫柔的鴿子的羽翼承載了他，把他浮昇上來」<sup>36</sup>且以白光象徵神、正派的力量；以紅光代表邪惡力量。就在A市似將崩毀之際，傳道者薛以利亞、阿星、唐天養等人以星形葉為指針、銀色果醬球為權柄，毀壞血色蝙蝠的巢穴，拯救A市。而這座城市，實指台灣某地，是一則悲觀的「寓言」，不過，A市最後被拯救回來，似乎意味神並未徹底放棄。然若互文於〈啟示錄〉，那麼A市並未進入新天地亦是正常，因為這些異象並非來自神的審判。

34 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頁2。

35 同註34，頁25。

36 同註34，頁97。

《熱帶魔界》中的抽象空間，包含主角特檢官發現的空中光體列車、海上帝都，他形容那座帝都：「牆內街道熙攘著無數的死者及處處的酒池肉林。當時皇宮後面的禁苑和黎園一片太平笙樂；皇宮之前並排坐著13個患了中風症和癲瘋病的亞洲古帝王，他們的座前游行著蛇類的變體。他終於確定，他置身在熱帶魔界之中。」<sup>37</sup>如此描摹，無疑撻伐古帝王的奢靡、權威，將之喻為魔鬼撒旦。此皆出現在真實地理空間南勢溪外海，甘蔗田上空，相互映照之下，別具魔幻效果。而情節發生的主要場景在濱海的軍營，這個軍隊聚集來自隨國民黨來台的各地外省老兵，即便有大隊長表面形同帝王般的「吃相」，卻只是虛張聲勢，整體並無軍隊應有之雄壯、威武、嚴肅、剛直、堅強、沉著、忍耐、機警、勇敢等實質表現。此外，特檢官還發現附近半山腰有一處「萬魂寺」，即墳場：

它以中心點的一座叫「萬魂寺」的大陸式佛廟形成了右旋的渦狀圖形，有力地盤了一圈又一圈。成千上萬的墳墓，各式的墓碑在陽光下參差陳列著，那座大陸式寺廟卻發出朱紅、大黃的光，燦爛出片妖嬌的光芒。<sup>38</sup>

描繪了各類冤靈齊聚，雖稱之為「寺」卻無莊嚴感，而是妖嬌惑人，遂深化了魔界形象，這些魂靈或可對照空中列車上承載的旅客／死者，包含：留辮子、穿長袍馬褂的人、梳著高髮髻的仕女；戴盤帽的日本兵、西裝畢挺的仕紳……皆曾在土地上駐足過的各族群。

雖然年輕的特檢官、輔導長和其他阿兵哥想找出問題根源，卻發現有一更龐大的組織，來自形同小型宮苑的玄天道院中操著江浙口音的袁鑑三，他表面上兼治黃老孔孟理學，實為活死人，尤其當特檢官女友在道院中「做功課」時，更引發其憂心。於是他如同騎士保護聖杯，帶領女友見證魔界的實質面貌，在海洋洋面上發現海上都城：

37 宋澤萊，《熱帶魔界》，頁2。

38 同註37，頁25。

他們的座前，巡行著十三隻的龜獸，每隻龜獸背上騎著殺人戰將，他們的刀光即是利器，每分鐘要殺死一〇〇〇個弱小邊疆民族，血流成河。那是躲於亞洲地底深處的古帝王，依次是秦皇、漢武、唐宗、明祖下及好戰軍閥。宮闕之上，更高的宮闕，又有一個皇座，坐著身纏巨蟒的妖獸，它有血紅眼睛，及胸黑鬚，它的犄角高掛天空，渾身長毛；他沉著冷靜，一手釋放殺戮，一手釋放虛無，它是魔鬼。<sup>39</sup>

它是最最巍峨、最最純淨的虛無，它是地獄，它是魔界。<sup>40</sup>

如斯書寫，顯示帝王威權被移植到島嶼台灣，且如同魂靈、撒旦盤桓不散。如此一來，擴大了《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中蝙蝠佔據的地域，卻同樣描繪了其時間性是隨不同斷代或政權帶入的威權統治而入侵。

不過，同為長篇的《天上卷軸》其命名卻格外具有神啟意味，首先，進入情節不久，主角外省人之子阿傑便引用〈耶利米哀歌〉中猶太人的苦難，聲稱他所支持的連戰敗選後，島嶼淪為充滿罪惡的「巴比倫城」，且當他內心咒詛此地時，竟就下起暴雨且淹水，以致站在河畔虛弱的他差點被激流沖走——這樣的畫面，深具上帝降「洪水」寓意。不過弔詭的是，綜觀上冊可知其原意乃要譜寫阿傑從政治上的偏執轉而平靜，且要放下其外省族群優越感，然而倘若他詛咒台灣如同巴比倫城，即遭逢暴雨淹溺的場景，那麼，莫非又指這場選舉抉擇確實讓台灣成為巴比倫城？如此一來，其中心主旨與場景設計似乎產生違和。當然，另可理解小說用意在於：因為這場暴雨沖刷，帶來「水」的滌淨效果，它讓阿傑頑抗的心靈隨著病累的肉身暫時停下，學習在上帝面前必有的謙卑與臣服，助其重整內在。

後來阿傑一路坐車往南，直到某種類似阿紫學姊身上的花香味撲鼻而來，便循此芳香下車，他以〈使徒行傳〉保羅受召喚而至馬其頓傳福音以及保羅被送到羅馬問罪時，船上經歷強風颳襲，上帝給予保羅信心等情節，比喻花香的

39 同註37，頁130。

40 同註39。

背後必有神聖意旨。尤其到後來，他更明白表示：

麥格那牧師，這正是另一個全新的異象，聖靈給我的異象，那「得救」、「南」三個字正是祂給我的回答，似乎告訴了我，唯有我朝著「南方」，才能找到「得救」的答案。這也正是我如今來到南台灣的原因之一啊！<sup>41</sup>

明確標示出〈使徒行傳〉的運用，彰顯主角的「自覺性」，但如此書寫是否容易因強化用典而削弱文學美感呢？由於「阿傑」曾是神學院學生，且一路以來不斷思辨或質疑《聖經》義理，故就其身份言行而言，具有一致感，儘管多所探論神旨不免在篇章段落間加強了學術性，卻不致突兀。

而隨這條「由北往南」真實地理的路徑移動，象徵阿傑從信念崩解的歧路逐漸獲得信心，趨近歸屬之地，進而，他與「使徒復興教會」阿金傳道共同面對正邪法戰後——實可視為歸往天路之歷程。儘管在上冊未能窺見新天新地是否在該書有所呈現，然若從天上卷軸之命名，回顧其先前繪寫之廢墟、惡城、魔界，至少顯露神聖啟示與光明之氣息，似乎帶出一條歷經荊棘邁向天路之道。

#### 四、義理對話：從末日災難邁向春天神學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約珥書〉2：28

綜觀宋澤萊的中／長篇小說，大致可歸納出各書旨要思辨的義理課題，其中有若干議題受到作者長期關切，詳見下表：

41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229。

表2 各書主要議題

文本	關注議題
〈變成鹽柱的作家〉（1994）	1. 先知 2. 靈恩、異象
《廢墟台灣》（1995）	1. 預言 2. 摩西出埃及的諧謔化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1996）	1. 靈恩、異象 2. 啟示 3. 先知 4. 恩典 5. 昇天
《熱帶魔界》（2001）	1. 異象 2. 新天新地
《天上卷軸》上冊（2012）	1. 聖靈、靈恩、異象、啟示 2. 先知、使徒 3. 復活、昇天 4. 罪與得救 5. 審判 6. 新天新地 7. 春天神學

### （一）聖靈、靈恩、異象、啟示

無論三位一體之中的「聖靈」與「靈恩」經驗，或上帝啟示並給予的異象，乃至因惡魔而起的災難異變等，均為宋澤萊關切的議題。本節先綜觀作者的書寫手法，再論其何以安插聖靈、靈恩素材入題。

巴刻（J.I.Packer）《簡明神學》闡釋舊約聖經主要論述只有一位神，而新約聖經除了談到造物主，更提及三個位格的神。所以，「三位一體」的教義乃是由新約歷史所報導的史實，以及人根據這些史實所宣講的啟示教訓而產生。<sup>42</sup> 他進而說明：「耶穌曾應許要差遣另一位保惠師來（祂自己是第一位）；名為保惠師，就意味著祂多方面角色的職事——為謀士、為辯護師、為幫助者、為安慰者、為盟友、為支持者（約14：16-17，26；15：26-27；16：

42 J.I.Packer（巴刻）著，張麟至譯，《簡明神學——傳統基督教信仰指南》（台北：更新傳道會，2011.10），頁35。

7-15)。這另一位保惠師在五旬節降臨，以實踐神所應許的職事，祂就是聖靈。」<sup>43</sup> 關於聖靈論述說法多元，郭鴻標曾區分保羅聖靈論、路加聖靈論、約翰聖靈觀等探究其中區別。

而宋澤萊對聖靈的描寫通常結合靈恩運動，從而思索聖靈之意義。〈變成鹽柱的作家〉透過訪問作家的敘事者表示：「我們有一個目的，就是想邀他加入聖靈復臨教會，並請他為《復臨報》寫稿，我們團體裡當然不乏見過上帝、說方言、靈魂到過天堂、搞靈療、唱靈歌、打擊撒旦的能手，事實上我們的團體就是這些異人的組合，但我們更需要作家的加入，因為他有名氣而且以往是外邦人，將來如果有人報攻擊我們團體裝神弄鬼，那麼只要作家寫一下他的親身經歷，就會使那些人閉住嘴巴。」<sup>44</sup> 這段文字雖提及靈恩異能之展現，然其口吻卻彰顯該教會組織或部分成員的態度只為追求世俗名聲，而非以上帝的道為首要關切，不過，這也側面提及靈恩派的神祕體驗未必所有基督徒均認同。另情節描摹作家原本不信基督教，是一「外邦人」，甚且嘲諷〈創世記〉中亞伯拉罕和上帝直接對話，直到他莫名被引導至五旬節教會，且在當下聽見三次召喚，並行神蹟救治一位得腫瘤的婦人後，甫信上帝，這類神蹟在福音書或〈使徒行傳〉皆有所本。

其情節引用〈創世記〉1：2：「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乃為強調「聖靈」之存在。而取經於同一出處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描繪唐天養年輕時曾受祖母指引，參悟禪宗公案，不過，他認為這種經營復歸於一的本體世界，僅是逃避現實，並未真正超越，因此，他從禪宗公案到懷疑論，從否定無我到證得阿羅漢，最後因「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一語以及落在身上的聖靈體驗，使其信仰轉向；至《天上卷軸》，作者更進一步思索聖靈的語譯，小說引同一句「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表示：「這裡的『運行』這兩個字也有人翻譯成『覆翼』，意思是說，神的靈就像一隻鴿子，棲息覆蓋在水面上，好像要孵育出萬物一樣。」<sup>45</sup> 阿傑主觀認為：「我還是喜歡『運行』這兩

43 同註42。

44 宋澤萊，〈變成鹽柱的作家〉，《變成鹽柱的作家》，頁17。

45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141。

個字，它令人想到，在無窮黑暗的宇宙水面上，巨大的聖靈一刻不停地臨到每個地方巡行、看護、照顧，有如一種浩大滾動的動力。」<sup>46</sup>不過，當他經歷私密啟示後，忽然體會到「覆翼」的翻譯也適當，因為：「它的確像是一隻巨大無比的鴿子，用它的羽翼，將我整個遮蓋覆住」<sup>47</sup>而且，「聖靈」在該書不僅具有守護力量，也曾帶來恫嚇作用。循此書寫觀察，足能窺見作者對聖靈的偏好貫串中、長篇小說，隨時間推移，他從早期強調神的萬能、聖靈的存在感，到《天上卷軸》則從語彙的翻譯版本結合切身感受，強化書寫從「領受聖靈」到「被聖靈充滿」的感動。不過，相對值得一提者是，考究詞彙翻譯問題的作者，卻在小說多處引用〈創世記〉為《創世「紀」》，忽略了《聖經》乃寫為「記」，且二者意義有別。

而小說著力刻畫的異象、或稱之神啟，均強調神蹟奇事，屬靈恩派著重的內涵。趙寧闡述：「所謂異象（**vision**）是希伯來文學的一個特產，它和具體物象有關，但不以真實的生活現象為描寫對象，而是幻化出非現實的、變異的、類似於夢境或幻覺的物象景觀，用以藝術地表達神的啟示。」<sup>48</sup>作者曾於2003年在溪湖全人關懷中心受洗，成為馬丁路德教派中一個教會的信徒（基督教信義會）。他表示：「他們在1970年代才開始傳教，所以他們不會像長老會那麼教條主義，比方說，他們能夠接受我所說的『異象』、『異夢』跟『方言』……像我們現在聚會幫人禱告，不是用悟性禱告，而是大聲念方言，聲音非常響亮，跟真耶穌教會的禱告形式很接近。」<sup>49</sup>此外作者認為：「當神要顯現救恩時，往往不是抽象的。祂會藉著我們可以感知到的種種內外事物顯現出來，有時是突然而單獨的，有時則是一連串的。譬如說是以視景，或者是以夢境，或者是以語言，或者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正在進行的工作、活動……來顯現它。」<sup>50</sup>職是，小說敘事亦特別刻畫「聖靈」存在與救恩的表現。張慕皚

---

46 同註45。

47 同註45，頁143。

48 趙寧，《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頁124。

49 蔡振輝主持，王吉仁整理，「雲林地區文學巡禮與作家對談——訪問宋澤萊老師」，王吉仁，〈宋澤萊小說的「異象」與「現象」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頁167。

50 陳逸凡採訪，〈文學大師談信仰 宋澤萊——執筆的預言者〉，「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來源：<http://www.tcnr.org.tw/news-detail.php?nid=6827>）。

認為靈恩運動是20世紀在北美洲興起和盛行的一個信仰活動，但到了21世紀的今天，這運動不但沒有減退的現象，而且持續強勁增長。<sup>51</sup>而靈恩派以為他們追求的教會更新，不但是初期教會的現象，也是歷代興旺教會的現象。<sup>52</sup>當《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之唐天養被彭少雄傷害時，杜主恩牧師乃以銀色漿果球置其胸前，奉基督的名驅趕邪靈，並請「聖靈」降下，為唐天養再度施洗，頗能強調領受聖靈之寓意。

此外，A市血蝙蝠的入侵時機多與歷史上不公義的政治事件結合，如此書寫，其實是借重〈啟示錄〉形成的脈絡。巴克萊曾爬梳「啟示文學」源於希臘文，說明猶太民族把他們不能磨滅的盼望，寄情於這種文學作品之上。<sup>53</sup>他認為啟示文學充斥對末世的夢想和異象，帶有濃厚的隱祕色彩，其中異象，在生活於壓制和暴政底下的人當中，煥發出異樣的光芒。<sup>54</sup>至於其中蘊含之天啟末世論，Paul D.Hanson界定：

「天啟末世思想」是由一群具有異象理想者所想像出來的體系。他們基於一種特別的末世觀（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創造出對立於主流社會的象徵世界（symbolic universe）。此一象徵世界的作用在為這群異象理想者與其他對立團體以及敬拜的神之間，確立自我身分，並為其在經歷疏離與追尋希望的衝突張力之下，賦予終極的意義，也由此等獨立時將至的拯救與解脫。<sup>55</sup>

蔡彥仁肯定其定義然揭櫫其「忽略了許多內在與外緣的機制。尤其是天啟末世思想以人的主觀感受與認知為核心，而天啟末世運動也因特別的宗教社群之參與而成」<sup>56</sup>蔡氏表示，天啟末世觀與啟示文類有別，純以「文類」而言，

51 張慕皚，〈從「五旬節」到「後靈恩」〉，廖炳堂主編，《靈恩運動的反思》（中國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11），頁3。

52 同註51，頁9。

53 William Barclay（巴克萊）著，文國偉譯，《啟示錄注釋》（中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3.07），頁5。

54 同註53，頁6-7。

55 轉引自蔡彥仁，《天啟與救贖：西洋上古末世思想》（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04），頁14。

56 同註55，頁14。

apocalypse〈啟示錄〉僅隸屬其中頗具價值的一部分，並不包括全部的天啟末世思想著作。因為有些著作具有強烈天啟末世思想，卻在體例上不一定吻合apocalypse〈啟示錄〉文類。<sup>57</sup> 而天啟末世思想實因猶太民族當時對政治現實不滿而起，當時許多小團體組成於猶太社會之內，著名者如：文士階級構成的「法利賽人」、傳自祭司之後的「撒督該人」、堅持革命的「奮瑞黨人」等，耶穌所帶領的小團體，也是在此風潮應運而生。<sup>58</sup> 若循此闡說，那麼《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皆表露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故借重〈啟示錄〉修辭與末日災難景象，一方面呼應天啟末世思想發展脈絡，一方面將猶太民族的困境與當今台灣課題結合。雖然二者文化歷史存在差異，卻似有類近情境，經此書寫策略或許作者意圖找到同一性，卻也同時帶來延異（différance）的效果。

另值得一提的意象是「花香」在情節中屬於負面元素，混著七里香、瓊花以及檀香味道的花，致使唐天養差點死去；不過在《天上卷軸》，「花香」卻成為指引阿傑人生方向的一道線索，由此可窺見作者對於意象運用未必如一。

而《天上卷軸》更以長篇幅文字刻畫阿傑感受聖靈與預言的能力，他曾在神學院就讀期間，提出看見的異象，據情節描繪，沒有一絲混沌不明，細節梳理相當清晰，其中最特別的是他看見池塘裡不斷跳出渾身透明紅的麝香豬，麝香豬還飛入教堂，這些不合邏輯與秩序的情節恰巧是所謂異象、異夢或者魔幻現實的元素。不久之後，阿傑的預言果然成真，只不過教堂來的是一名少女，她透過許多「偽經」與〈以賽亞書〉字句質疑瑪利亞處女懷孕一事，但其真正目的是希望麥格那牧師能夠站得住腳證明瑪利亞確實處女而孕，因為這名少女正處在這個困擾下。後來，麥格那牧師展現異能，喚請聖靈協助驅逐女子體內無數紅色的光，那些光點正與粉紅麝香豬的形狀相似。較之前作，該書的異象、預言、靈恩等書寫在意象經營上更為豐富，同時融入更多神學思辯、偽經考辨，足能發掘作者有意將其讀經之啟發融入情節結構，豐富小說的神話意蘊和語言修辭。

---

57 同註55，頁16。

58 同註55，頁30。

此外，《天上卷軸》對「講方言」這件奇事更從畫面性的戲劇效果，拓展為義理性的探討：「雖然舊約忌諱人類使用共同語言；但是來到新約時代，聖靈賜人一種能說共同的語言，甚至能說萬國語言的能力；既可以向上帝說話、讚美，也可以和不同種族的人溝通，這種語言能叫人在神的國度裡合而為一。」<sup>59</sup> 作者更用詩性、抒情、激動的文字闡述傳道現場大家唱起靈歌、講方言帶來的愉悅感：「我們如同深埋地下的那些幾萬億無告的祖先，將滿腔的喜悅、歡呼、憤怒、悲傷、哀求都隱藏在胸腹，然後埋入深深的地下，那些無告如果可以用字計算，怕也要有幾倍的天文數字。這個宇宙是沒有嘴的，我們無處也無法訴說；就像是一個啞巴，我們目睹一切，但是我們發不出聲；然而靠著耶穌、聖靈，我們就什麼都可以訴說了！」<sup>60</sup> 從巴別塔的寓言與禁忌懲罰，談及講方言的能力，無疑地，小說視之為神賜給人類的幸福與解放，同時，它還兼具神聖性。不過，講方言除了隸屬宗教的特殊表現，亦可理解為講母語，雖然此處並無直接連結，然而語言政策與教育實為作者長期關注的向度之一，他曾論及：「母語是瞭解台灣的初步，也是培養台灣感情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sup>61</sup>

至於作者何以好用「聖靈」、「靈恩」為素材呢？或可推論：較之於深具權威性的上帝與慈愛的耶穌而言，與其力陳二者的顯像如何帶給主角啟示，不如鋪陳原就具有神祕感且無具體形象的聖靈，如此描繪的自由度不僅較大，亦能強調主角對聖靈的「感應」，並隱約契合於創作過程擁有的靈光閃現。此外，情節多處出現的靈恩、異象，亦可加強神賦予要角特殊能力，增添讀者對人物的認同度。

## （二）先知、使徒

「先知」（prophet）即「先見」（seer），<sup>62</sup> 「舊約」出現過許多重要先

59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211。

60 同註59，頁213。

61 宋澤萊，《宋澤萊談文學》（台北：草根出版社，2004.09），頁72。

62 先知或可分為禮儀先知、著作先知、正典先知。先知的希伯來文為nabi、先見的希伯來文為noeh，二者初有區別，後來在《撒母耳記上》已發展為同義。趙寧，《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頁9、頁12-13。

知，被記載於前先知書四卷：〈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後先知書四卷：〈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以及「十二小先知書」。趙寧闡釋先知書的重要在於：「先知書橫向貫通歷史書，縱向串聯律法書和『新約』，上承〈創世記〉，續寫了人因違抗神命墮落犯罪後所造成的普遍的社會罪惡，填補了人與神隔離之後天上人寰之間的空白；溝通了福音書和使徒書信，化預言為現實中的見證；同時啟發了啟示文學，把現實與未來連接為一體，以新的啟示形式發出了末日信息，所以創作意義格外重大。」<sup>63</sup>他進而表示：「《聖經》中有兩種人受到人們格外尊敬，他們就是先知（Prophet or seer）和使徒（Apostle）。他們都是被神差遣的人，所不同的是，先知直接受到上帝的委派，使徒則被耶穌召選；但他們的職責在很多方面是重疊的，如『新約』中的使徒保羅和彼得同時也是先知。」<sup>64</sup>而胡維華更直言以色列的先知史，某種程度可視為以色列思想史。對先知而言，領受啟示並不難，難的是詮釋上帝的啟示。<sup>65</sup>

無論先知或使徒，這兩種人物皆為宋澤萊熱愛譜寫的對象。〈變成鹽柱的作家〉中，主角信仰上帝，每當他對婚姻有意見時，市長便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不僅以「那人獨居不好」反駁作家效法彼得、約翰不婚，更以〈馬太福音〉恫嚇除非妻子不貞，否則不能輕易離婚，若再與其他女性結婚，便是犯了姦淫。某種程度看來，其妻曾離婚並帶有一女、家族欠債，加之妻子行為並不節制等，這位作家的困境頗類似先知「何西阿」的處境。雖然，筆者不必要過度解讀他是否呼應某先知具有之形象，但通篇看來，無論情節形塑主角的非凡能力或探討靈恩、異象之說，均無疑融入「先知書」的啟發。

然而，身懷異能的人在現實社會自有其困擾，他雖然被上帝督促應去揭發市長賄選之事，但市長聲稱有總統背書，並以弔詭的話語指稱作家是假先知，作家經受恐嚇，轉而懷疑接觸的異象，並和上帝打賭那並非上帝給予之啟示，否則甘願受罰——此處特寫作家雖被上帝選為類似先知或使徒的角色，卻露出

63 趙寧，〈導言〉，《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頁1。

64 趙寧，《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頁9。

65 胡維華，「神學運動的先驅—何西阿在先知史上的地位」，「2016胡維華牧師神學講座」（聖經研究發展基金會主辦，台北信友堂協辦，2016.08.30）。

人類的軟弱，即便他向上帝懺悔，禱告再給予一次機會，也未獲得應允。最後他覺醒：

上帝給我的懲罰我很清楚。就像蛾摩拉被燬時回過頭去瞧着蛾摩拉的那個女人一樣。有許多的經文家對女人被變成鹽柱的看法不一，但我一向總把他解釋成是那女人對罪惡的蛾摩拉的眷戀比對神的話語的信任要多一些。雖然這個世紀已不是亞伯拉罕的世紀，這個地方也不是中東的死海，但神的靈和懲罰仍然是一樣的。先前我自比是施洗者約翰，但現在我瞭解他的首級並不是懦弱者的首級，而我不能趕得上他萬分之一，卻只是一個蛾摩拉的女人而已。我瞭解上帝正逐漸把我變成一樁鹽柱。<sup>66</sup>

〈創世記〉記述上帝和亞伯拉罕的對話中論及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而被上帝降火毀滅。故事中的作家以此作喻，表面上譜寫作家深諳災難降臨表露出差慚之意，實際上又何嘗不是藉由靈恩奇事、作家類似先知的形象卻又失敗的表現，批判所處的社會如同《聖經》那座罪惡之城呢？且稱「這個地方也不是中東的死海，但神的靈和懲罰仍然是一樣的」即強調宗教的普世性和歷史性，同時傳達像「作家」這樣的知識分子，力量相當有限。

《廢墟台灣》的整體風格實以先知預言式口吻警告台灣環境汙染的問題，雖未直接引述〈啟示錄〉卻有末世寓意；又，該書藉由〈出埃及記〉對應台灣政治人物，以摩西暗指超越自由黨黨派，並透過潘娜娜拍情色影片進行嘲諷：

潘娜娜必須化裝成裸體的武士，拿著摩西的魔杖，由海的那端奔入海道中跑到這邊，而後在攝影機前舞蹈。他必須一面唱一面表演許多暗示著「繁衍」的動作，並和歌舞女郎滾到旁邊的草叢做愛。<sup>67</sup>

摩西本是有犧牲精神的先知，且受神的召選，此處以戲謔口吻，並選用「繁衍」二字，可見其消解了摩西帶領群眾出埃及的精神，轉取其魔杖形象作

66 宋澤萊，〈變成鹽柱的作家〉，《變成鹽柱的作家》，頁47-48。

67 宋澤萊，《廢墟台灣》，頁61。

為性、權力之象徵。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裡的薛學智，信主後改名為「薛以利亞」，明顯互文於《聖經》先知「以利亞」，在〈列王紀〉裡他被稱為以利沙的「師傅」。小說情節中，薛以利亞因為「薛」姓，保留其世俗性、在地性，不過薛以利亞具有先知能力，且在毀滅血蝙蝠洞穴後，對阿星與唐天養告知其即將昇天一事：

阿星，我要離開你了。不是去陌生的國度，而是回到重天之中靜等神的號角。我仍希望你繼續經營貓羅山的佈道所，並不是希望你終生在那兒，而是多待幾年。長老們和教友會幫忙你的。至於聖靈的事可以隨時找唐天養幫忙。<sup>68</sup>

唐先生，你是支持昇天理論的人。並確信目睹基督優美昇天的聖景的人。今天一定會笑話我。因為從沒有人有過比我還拙劣的昇天姿勢了。<sup>69</sup>

該段落在義理上實有所本，賴瑞仁表示：「聖經中的先知，以利亞有著獨特崇高的地位。第一，他是未經死亡而直接被主接去的人物之一，就像以諾一樣，他是在火車火馬出現時，乘旋風升天去了（王下2：11）。……」<sup>70</sup>雖然小說描寫他在一團比太陽閃亮的白光中被一種磁力吸引，提昇上天，卻明顯互文於《聖經》敘事；且「以利亞」有「以利沙」繼承其工作，《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有「阿星」接手「薛以利亞」的任務。可見作者轉化典故，深具巧心與自覺。至於何以選擇「以利亞」而非其他先知呢？若參照宋澤萊後來的《天上卷軸》，即可發現阿傑相當關切昇天形式的問題，而以利亞恰巧以最迷人的方式昇天，可見作者藝術手法雖有變遷，然思想關切面仍持續，遂從以利亞的互文呈現，轉而直接在情節探討神學課題。

68 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頁312。

69 同註68。

70 賴瑞仁編著，《神人——以色列先知的研究》（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出版日期不詳），頁88。

《熱帶魔界》的阿榮，曾前往貓兒干山的聖十字修院向瓊·凱立牧師學習，待他下山服兵役前，牧師借〈創世記〉典故預告：「孩子，伊甸園的日子結束了，你必須去過打獵耕植的日子，蛇將咬噬你的足踝，罪惡將浸蝕你的血肉。最重要的是你將三次與牠正面相逢，但你不該害怕，你將目睹真相，從中求取奧義，那即是你受苦的價值。」<sup>71</sup>如此宣說亦隱含先知口吻。而比之〈變成鹽柱的作家〉中怯懦的作家抑或《廢墟台灣》中消極的李信夫，阿榮相對堅強，揭露魔界的存在，扮演騎士／見證者的雙重角色。

而《天上卷軸》的阿傑對先知十分嚮往與著迷，最初修習麥格那牧師的課乃為先知而來，這種著迷之情與作者先前小說偏愛描寫先知的興趣隱約發生共鳴，然而，麥格那牧師卻始終講述福音書。當阿傑質疑課程名實不符時，麥格那牧師反問他是否相信耶穌復活，當阿傑說出相信耶穌復活之際，他赫然目睹耶穌生平在他眼前走過一輪。如此安排，闡明阿傑從理智、知識層面對上帝的探索，轉而敞開心胸，心悅臣服而信，因他內心真正相信，自然而然擁有先知一般的神祕體驗。小說也提及，阿傑曾因政治理念的失落，三度否認信主，並以〈路加福音〉中「西門」等漁夫一旦信了主，立即撒下生活中的一切，起身追隨耶穌為例，傳達今人不容易信仰也善於計較——這些陳述皆隱含一個問題，即信仰需要一顆心熱情的臣服，而非以大腦理智判斷。這種省思主角歸信的心靈變化，在宋澤萊先前作品，幾乎難見。

除了阿傑的預言和異象之啟發，令他擁有類似先知的經驗外，小說亦舉約拿、以西結為例，闡述約拿是個看重個人利益大於服事主的人，然而，神選他為先知；而以西結一生訴說無數預言皆靈驗，乃因有神同在，綜合而論，小說提出：「在舊約時代，先知是具有非凡才能的人才可以擔任，但是如今的基督徒，每個人都是先知。」<sup>72</sup>與先知乃由上帝決定，而非由其人格判定。該書也藉由亞迦布預言保羅貝猶太人綑綁審問一事，說明亞迦布當時僅是普通信徒卻可預言靈驗，意味不可以貌取人來辨識先知。此外，「使徒」的特質也被深刻呈現，小說多次援用〈使徒行傳〉，如：強調彼得三次受主呼喚的故事。這些

71 宋澤萊，《熱帶魔界》，頁40-41。

72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149。

用典的經營，正欲強化平凡人物阿傑受到召喚，要走向證道之途。

另情節中的許阿金傳道在地方上傳道，卻也運用庶民熟悉或信賴的紫微斗數、奇門遁甲、米卦占卜，曾令阿傑質疑，若〈使徒行傳〉稱這些為行邪術讀邪書，那麼，許阿金是正是邪呢？某種程度，藉此片段省思所謂傳教之法的妥協與不可妥協，其中是否容許一種「方便」途徑，達到傳遞真理之目標。而在虛構人物之外，亦回顧台灣史上的重要傳道者，簡要提及：「美國媽祖」瑪喜樂、馬偕、馬雅各、甘為霖，肯定他們雖曾面對各種宣教困境，卻盡力奉獻。透過經典與現實生活的使徒形象，均為作者用以烘托阿傑定位之途徑。

### （三）恩典：神蹟、療癒

關於療癒與救贖的神蹟，作者曾自白：「記得在1993年時，在學校的一間陋室裡，閱讀創世記篇章，很明顯地感到頭部彷彿裂開了，有聖靈的實體降臨下來，一個看不見的，但甚具力量的實體『站在』我的身邊三天之久，祂似乎是有意志的實體，帶來活下去及解除憂傷的功能。……（筆者略）有一陣子，天氣燠熱，肉體疲乏，每次沉沉睡去，就彷彿睡在充滿靈力、涼爽怡人的水面上，醒來心病盡除。曾經又有一次，因為胃痛，半昏迷倒在地板上，卻意識到身體被托高，有一隻手把胸背掏空了，起身時胃痛霍然痊癒，而耶穌的親臨感竟栩栩如生……」<sup>73</sup>這場宗教體驗，不僅作者實有，亦呼應「四福音書」耶穌治病的片段。展示於《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情節，則如：一開始描繪警長回溯當年自舟山島撤到台灣過程，他曾生一場重病，療癒他的正是「白袍人」、「白光」，且他能凌空飛起；而小說主角唐天養曾經歷改宗經驗，在他遭逢大病獲聖靈療癒後，也意外有了治病能力，某次他對一將死之人大喊：「人啊！你的病好了，起來行走吧！」<sup>74</sup>，而彼人也獲療癒。這類神蹟屢見於「四福音書」或〈使徒行傳〉，誠如〈使徒行傳〉3：6-7：「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於是拉著他

73 宋澤萊，〈序——從《福爾摩莎頌歌》到《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頁20。

74 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頁124。

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其次，小說特寫彭少雄挑起的法戰，他挑選：玄天上帝廟鄭阿泉、極善世尊公墓吳厚土、海將軍廟陳旺水、九天仙女廟顏天香等人為對手，企圖藉此擁有名聲與地方勢力，而這些修行者之法力皆不及蝙蝠、撒旦所附之彭少雄，最後剿毀蝙蝠巢穴者乃基督宗教信仰徒。又，敘及傳道人羅義耳曾給予薛學智（後來的薛以利亞）一小袋米在山上和十幾個人度過冰寒的逃亡時期，每日打開米袋都是充滿的，此無疑轉化「五餅二魚」典故，再現《聖經》中的神蹟。

至於《天上卷軸》的神蹟恩典則多展現於阿傑與阿金傳道面對邪惡勢力時如何抵擋。相較於《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之血蝙蝠，《天上卷軸》的邪惡勢力乃是海蛇，蛇早在〈創世記〉就已惡名昭彰，小說描寫海蛇遁身於民間信仰五龍神廟，控制劉國棟的母親健康，以此和劉國棟交換利益，幸而，阿金傳道找到問題根源，拔除海蛇寄身的石樹，並為劉母禱告：「墮落的天使遍地遊行，如同獅子，隨時吞噬人類的生命，牠們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先吞噬兒子，再吞噬兒子的母親，實在是墮入地獄深坑亦難贖其罪，神豈有罷手不管的道理！」<sup>75</sup> 這段話語其實轉化了〈彼得前書〉5：8：「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而比起〈彼得前書〉，阿金傳道的禱詞顯然語氣犀利、有力，彰顯其對善的堅持，並能以慈悲心對待受苦之人。

「新約」多處描寫恩典，主要彰顯耶穌慈愛，同時扮演促成人類與上帝和解的角色，遂屢屢展現神蹟，教人們真正相信神；然而宋澤萊描繪神蹟，除了投射個人生命經驗，亦可藉此恩典為故事中受苦難的人物尋找出路。且此出路，並非僅出於作者的悲憫之心給予生命可能性或求一個完美結局，而是能和普世性的宗教觀產生連結。

#### （四）復活、昇天

關於死亡、復活與昇天議題，在《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提及薛以利亞任

75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342。

務完成後，被神聖白光接引昇天，至於阿星如何向眾人交代薛以利亞失蹤的問題，則援用〈使徒行傳〉。聚會中，長老要大家閱讀〈使徒行傳〉中腓力為一太監施洗的片段，當時腓力施洗儀式完成，即被聖靈從空中提昇離開，藉此故事，長老表示昇天情節並不奇特。這段文字乃出於〈使徒行傳〉8：39：「從水裡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也不再見他了，就歡歡喜喜地走路。」

《天上卷軸》則觸碰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昇天等課題。「復活」之所以重要，小說借麥格那牧師之口表示，捨棄復活的道理，基督教就不能再談些什麼，畢竟此乃「新約」特別重要的成分。巴刻《簡明神學》亦論及：「基督教信仰之所以屹立得住，乃是因為它肯定耶穌的復活為一歷史時空中發生的事件。」<sup>76</sup>

阿傑進而從「公義」的角度出發，他為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還與兩個罪犯同時被處死，打抱不平。所以認為：「假如祂復活了，那麼就還給耶穌一個公道，結果這個彷彿置放在宇宙穹蒼中的秤子還是平衡的；假如不復活，那就是永遠的不平衡。可是，要相信一個死去的人可以再復活，這是多麼大的難題，在我們的人世經驗上根本找不出這個現象。」<sup>77</sup>這樣的思考，其實是多數人擁有的疑問與長期以來眾所辯證的命題之一。阿傑因為對「復活」「難以置信」，始終無法全然投入於信仰；直到他忽然說出相信耶穌復活的剎那，竟能看見一串奇異視景，最後是「在響雷的天空盡處，卻突然有一團發光的雲霧由天空捲落下來，將那人提高，逐漸向天空飛去」<sup>78</sup>這段文字述寫類似於其前作描繪薛以利亞昇天的狀態，循此，亦可窺見敘事者深信復活、昇天的命題，只是《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互文的是先知以利亞的形象；《天上卷軸》（上冊）則具體表露主角的心理歷程，具體化阿傑從一外邦人角色轉而成為使徒證道的經歷。

## （五）罪與得救

《天上卷軸》針對「信者得救」問題提出諸多省思。阿傑在神學院向牧

76 巴刻（J.I.Packer）著，張麟至譯，《簡明神學》，頁107。

77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134。

78 同註77，頁138。

師學習時，曾以〈羅馬書〉10：9-10論及信者得救與稱義等，但由於他後來頹廢度日，且多次否認信主等，故而希望能真正獲得重生，情節援引〈約翰福音〉3：3耶穌之語：「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sup>79</sup>《簡明神學》認為「重生的觀念是說到了神重造了人的心（心是一個人實存的核心），神的法子是將一種新的管制人的欲求、目的和作為的原則，種在人的心裡。」<sup>80</sup>不過，阿傑困惑的是，當一個人充滿罪惡，是否即能因為信神就得救，這其中有無違和之處？他省思：一是「我覺得我想以肉身體會『得救』的滋味是不可能的！」<sup>81</sup>；二是「我覺得沒有人能保證誰一定會『得救』，就是保羅也不能！」<sup>82</sup>進而提出對得救的深切渴盼：

除非神能「親口」對我說，祂未來一定帶我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聖城，否則我就不能無條件相信。儘管保羅信誓旦旦地說「就必得救」，但是他說的也許是別人，不是我！<sup>83</sup>

循此，似可發掘阿傑對獲得救贖的執著，但也正因這份想望證明其信仰的深度，暗示阿傑雖曾熱衷政治選舉並關切地上家國，不過，他也進而省思人死後能否被應允進入神的國度，以及得救過程將如何顯現。相較於作者先前著作，此書明顯加重從「家國」而「天國」的課題，應合其書前代序所言：「其實，說我是炎黃子孫，並不會比說我是上帝的兒女要更真實，本質上都是一種信仰。說我是混合許多民族血統、文化的人，反倒比較誠實。」<sup>84</sup>因而表面雖然談論罪與得救，但其底層結構已隱含更深層的信仰認同與歸向，以及《聖經》強調的因信稱義。

後來，因為阿傑苦思不得其解，遂小說以〈傳道書〉之虛空論述表達心情，而這個問題也引發他和一位教授靈恩的老師因對得救的領略不同而發生衝

79 同註77，頁183。

80 J.I.Packer（巴刻）著，張麟至譯，《簡明神學》，頁135。

81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197。

82 同註81，頁199。

83 同註81，頁200。

84 同註81，頁18。

突，然在爭執過後，兩人各自悔悟，阿傑引用〈加拉太書〉5：22形容聖靈帶給人美好性情，並懺悔自己的傲慢、暴躁。雖然，阿傑並未因為這連串的機遇與思考得到完整的答案，不過，他認為後來某夜，他見到海面上浮出「得救」、「南」字的奇景，乃是一種新的異象，正是啟示他前往南台灣為得救之法。循此，敘事者本是討論天國、救贖等議題，落回到現實地理的移動之後，又連結了地上家國，因此，《天上卷軸》以天國／家國乃互為表裡，天國既是主角的憧憬，也是一種修辭策略，提供作者將家國問題形上化、普世化的路徑。

## （六）審判、新天新地、春天神學

本文標題的天國／家國敘寫，其實在小說描寫審判、新天新地，乃至《天上卷軸》（上冊）標出的政治神學，均有涉及。

《廢墟台灣》以寓言／預言屬性的文類警告生態失衡，情節末尾雖出現諾亞方舟式的一絲曙光，但整體而言，對人類的自我毀滅，盲目追求歡樂之舉，恰如吳明益形容的「看待生命如同看待機械」<sup>85</sup>，因此，島嶼淪為廢墟之景。

《熱帶魔界》末尾，暗引〈馬太福音〉童女與從無花果樹學比方等典故，表示牧師阿榮尚未獲得神啟示他當如何制伏魔界，故而他常對信徒說：「當警醒，以免睡著，你們還在打盹休息嗎？偶像與誘惑如同獅子老虎，遍地遊行，當你失神，入其爪下，必定災劫難逃！」<sup>86</sup>

筆者曾比較《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與〈啟示錄〉不同處在於：「〈啟示錄〉揭示了神在審判之後，創造新天地。而天啟末世思想旨在合理化當下的生存困境，預知未來發生之事，以『超越』的途徑，尋獲救贖之道。但小說一開始預示與〈啟示錄〉相近的災難，卻屬惡魔入侵，彭少雄的讓渡意志是錯誤追求權力導致，因此災難並非神的審判。結尾彭少雄死亡，蝙蝠退離，薛以利亞昇天，至於A市被破壞的生態、選舉弊病、幫派暴力仍然存在；而《熱帶魔界》中象徵腐敗政權、獨裁與官僚文化的惡魔無疑是撒旦，阿榮在軍中觀察老

85 吳明益，〈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詮宋澤萊《打牛浦村》到《廢墟台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0），頁97。引自此篇小節標題。

86 同註85，頁135。

兵困難的處境，揭露制度弊病，深具〈啟示錄〉批判『現實』的立意。」<sup>87</sup>雖然《熱帶魔界》仍未有新天地出現，但筆者試圖探問的是：《熱帶魔界》所期待的新天地，是〈啟示錄〉的新天地抑或〈以賽亞書〉的新天地呢？

趙寧認為〈以賽亞書〉的彌賽亞國度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一種以耶路撒冷為代表的新的歷史的開端；而〈啟示錄〉中的「新天新地」是歷史的斷裂與終結，是超越於歷史的「從天而降」的另一個神話的開始。<sup>88</sup>

尚就《熱帶魔界》觀之，情節末尾交代了阿榮與其同袍退役後皆踏實生活，並提及魔界尚未退離台灣，在在顯現對土地、對身邊人物的關切，可見其仍肯定世俗生活、期盼家國改善，不再有類似古帝王權威的形象出現，職是，該書所謂的制伏魔界，未必可與期待超越世俗的天國降臨畫上等號。

那麼《天上卷軸》呢？小說一開始藉由麥格那牧師造訪伊朗，對於何梅尼的權威高於他們信仰的神而崩潰，直到前來台灣之後的第三天夜晚，竟聽見某個聲音傳達衍自〈約珥書〉2：30-31的一段話，小說寫為：「我要在天上地下顯神蹟，有血，有火，有濃煙。太陽要昏暗無光；月亮像血一般紅。在上主那偉大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這一切都要發生。」<sup>89</sup>循此，透過阿傑寫信給牧師的話語提及：「上帝對世界是有計畫的，自創世紀以來，祂從不亂了腳步，祂早有安排，要藉著人類的惡行來展開祂的審判，就是一髮一毛祂都不放過；倘若這世上沒有惡行，那麼最終的審判就要落空。」<sup>90</sup>這段行文，無疑表露一種理念：世間所有的不公義，即便世上人類無法解決，最終所有的惡行惡狀終有至高的上帝加以審判，因而神與天上國度必然存在，不過，這是阿傑回頭省思過往經歷時寫給牧師的信件，因此，信札內容亦曾透露其過往的不成熟以及信仰意志的不堅定和疑惑。例如上一節所提及的「得救」省思，阿傑對新天新地有一番思辯，他據〈啟示錄〉描摹的新天新地景象，猜想：「所謂的『得救』，就是抵達這種難以想像的新的伊甸園的世界中。」<sup>91</sup>也因這份理解，他

87 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史——21世紀台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16.07），頁127。

88 趙寧，《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頁172。

89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頁30-31。

90 同註89，頁31。

91 同註89，頁198。

認為要到末日時，以肉體感知得救與重生，恐怕得不到。

就上述段落，可知《天上卷軸》（上冊）思的新天新地其實傾向一種超越歷史、世俗的新開始，也可發掘早期作者對現世人生與島國家園生活的關注已略為轉向，或源於對死亡的恐懼和思考、或源於「願望的理想化投影」<sup>92</sup>、或源於終極關懷的探求，總之更為明確關心宗教上的重生與天國如何降臨等課題。

此外，小說別具巧思之處乃對「舊約」與「新約」神學概念，以春夏秋冬對照比喻，阿傑回憶牧師課堂上的言論：「世界的宗教之中，有夏天性質的宗教，歌頌著征服和聖戰；也有秋天性質的宗教，嚮往著離世和末日；也有冬天的宗教，在寂靜的萬籟中消滅了自己。而基督教的特質是春天。」<sup>93</sup> 其以「新約」的復活表示為春天，「舊約」的〈耶利米哀歌〉敘述猶太國分裂、流亡，表示為冬天。筆者認為，在種種以神學為基底，發展成所謂基要神學、福音神學、存在主義神學、出頭天神學、解放神學、成功神學、土地神學等多元類型下，宋澤萊特別標示「新約」、「舊約」的精神之別，以耶穌復活的意義建構了「春天神學」。然而，春天神學並非多麼標新立異的說法，若對照弗萊探究神話原型概念時，他早已揭櫫春夏秋冬的敘事結構可對應於喜劇、傳奇、悲劇以及反諷類型。而宋澤萊撰寫《台灣文學三百年》亦曾藉此原型批評為台灣文學標出特殊斷代與討論方法，成為另類文學史史觀。儘管尚不可知《天上卷軸》（下冊）如何繼續衍譯此春天神學，然對照前作，已可察其對家國／天國、末日／重生的神學討論更趨深刻。

## 五、改宗寫教：說預言與傳真理的使命

倘若要思索宋澤萊小說創作的價值，必然不免注目其改宗歷程對宗教書寫的影響。梁工曾提及：「基督教解經家特別擅長以『舊約』和『新約』之間的對應關係解釋耶穌，稱『舊約』藉彌賽亞傳說預表了耶穌生平，『新約』則以

92 梁工認為神諭世界其實是人類願望的理想化投影，其中個別事務與整體相通，形成一種「具體共相」（concrete universal）。梁工，《當代文學理論與聖經批評》，頁509。

93 同註92，頁38。

耶穌生平應驗了『舊約』的彌賽亞預言。」<sup>94</sup>若借鏡此「預表」與「應驗」的概念，可說宋澤萊早期作品主題多諷刺神職人員、迷信、省思善惡、存在、描摹靈恩、法戰及災難，實預表了近年作品的神學命題思考；而近年書寫強化的詮釋經典也應驗了作者長期關懷的義理思辨愈加鮮明。至於藝術手法，作者早期善用寫實手法，富含情感地繪寫小人物困境。施淑曾稱其小說掙脫了一般鄉土文學的意識局限，也突破因習慣成性的感覺和了解所形成的刻版平面的農村印象。在他的激情滲透之下，被瑣碎雜亂的日常生活埋了的農村，恢復了詩樣的生機和豐富性。<sup>95</sup>後來他借重《聖經》豐富的神話、意象、比喻修辭影響，轉化為魔幻現實藝術手法，而今，他多描寫知識分子的困境，書寫模式加強了「悔悟—證道」，不過，他的小說還不算特別要護教或可稱之為聖徒小說。

周芬伶曾提出「聖徒小說」在美學上採取傳統與保守的形式，是因為它不容許個人的首創精神，也不允許個人作自由表現，因此在形式上是「假定性」的，假定為無可爭議的權威所肯定，並樂於接受傳統現成的手法。<sup>96</sup>若比起張秀亞、張曉風作品表達對信仰的浪漫熱切，宋澤萊雖也服膺於《聖經》許多內涵，並於情節結構偏向基督教可以拯救世人，肯定基督教地位，但猶未過度迷狂或陷入說教立場。至於宋澤萊的宗教書寫具有何種文學價值呢？

首先，就敘事手法觀之，若說王文興、李喬擅寫民俗信仰儀式，那麼宋澤萊的創意在於大量轉化《聖經》神蹟奇事為其所用。茲與其個人神祕體驗有關，包括：佛教修行體驗曾證得阿羅漢和初接觸基督教時，疾病獲得神蹟療癒。而「三位一體」中最令作者著迷的大概是「聖靈」了，因此屢屢增益聖靈的戲份。另外，作者亦喜好經營法戰的畫面，藉以彰顯聖魔、善惡等二元模式。

其二，就其書寫目的與效果而論，作者在《宋澤萊談文學》中自稱《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是寫給教外人看的。<sup>97</sup>那麼《天上卷軸》呢？筆者認為他一半寫給教外之人看，一半寫給信教的知音看的，《天上卷軸》敘述外省子弟對身世認知、認同重新省思，並倚重豐富的神學義理，難道不怕許多讀者望而

94 梁工，《當代文學理論與聖經批評》，頁285。

95 施淑，〈大悲咒——宋澤萊集序〉，宋澤萊，《宋澤萊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頁9-12。

96 周芬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頁22。

97 宋澤萊，《宋澤萊談文學》，頁205。

卻步？然因其所述多半有所本，正可證明他也尋求教內的知音。綜觀之，作者有意提出一套解經之法，但那未必要用於宣教場合，也不見得如同朱西甯《華太平家傳》有意打通「摩西五經」、「四福音書」與華夏四書五經，志在寫給上帝看的。詮釋《聖經》，宋澤萊可達成自我心靈觀照與對回應台灣課題的雙重用途，就其個人而言，作者長期思辨的義理，透過不同人物的對話呈現，如：復活、昇天術，無論《廢墟台灣》的小宋、《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之唐天養、《天上卷軸》的阿傑，都不斷「續說」此事，且日益加深思想深度。作者即曾自信表示：「我曾經到台南神學院去演講《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我跟他們討論基督教，我發現神學院的學生也不一定懂我寫的基督教，他們的宗教體驗還很淺。」<sup>98</sup>至於對台灣社會的使命呢？作者有意藉《聖經》先知範式與作家角色「說預言」的形象傳揚道德誠命與真理，誠如他接受余杰訪談時聲稱：「基督教文化是一種『分享』的文明，要將福音和文明傳播出去，不是獨自佔有，就像吃到一塊糖，覺得很甜，一定要分享給別人，即便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sup>99</sup>又如「在我們這個去聖已遙遠的時代裡，我們對誠命的理解愈來愈淺薄。我們原本應當清楚地看出來，我們的大半痛苦是因為違背誠命，但在無休止的焦慮、彷徨、恐懼中，我們的眼睛被自己矇住了，乃誤認眼前的都是敵人，誠命也是敵人，將誠命踩在腳下。然而，我們必須回到誠命，文學家踐行誠命也如同水裡救火。」<sup>100</sup>同時，他也從《聖經》篇章找尋救贖台灣之法，將台灣史觀上綱為宗教普世化、神聖性的一部分。

## 六、結語

聖靈認為即使我與一般的通俗小說家一樣，書寫了數千萬字，又有何用？人一旦死後，就沒有人會再紀念那些文字；但是寫基督教小說，儘

98 洪英雪訪問記錄，〈宋澤萊訪問錄〉，宋澤萊，《宋澤萊談文學》，頁188。

99 余杰，〈寫作與信仰不能二分，必須俱進——台灣基督徒作家宋澤萊訪談（中）〉，《民報》（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news/07ca8085-6f82-41f4-8031-cfe743130184>）。

100 余杰，〈台灣文學家 不可放棄道德與誠命——台灣基督徒作家宋澤萊訪談（下）〉，《民報》（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news/4c05335a-df6c-43bc-afbb-24634ca2f9be>）。

管也許不被一般人所紀念，卻永遠會被神所紀念。我認為聖靈說得很直接、實在！的確如此。豈不知「今生的榮耀」俱如草花，太陽一照耀，它們就都枯萎了！

——宋澤萊<sup>101</sup>

歸納前文，可窺見中篇〈變成鹽柱的作家〉以辛辣的報導口吻，鎖定「鹽」的寓意，聚焦闡述主角的靈恩體驗與失敗人生；《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篇幅龐大，瑣細地描摹每個人物生命經歷，雖可衍生探討社會多重問題，卻容易分散讀者注意；《熱帶魔界》的體製稍微濃縮，聚焦於幾個要角身上，騎士守護聖杯、擊退惡魔的主題鮮明；而《天上卷軸》的語言文字鍛鍊地比前作來得吸引人，或因其效仿《聖經》善用比喻的修辭，並彰顯人物心靈世界，透過人物對身世認知的轉折描其心路歷程，不刻意顯露針鋒砭刺他人，以求獲得讀者共鳴。

關於《聖經》的詮釋對話方面，筆者認為宋澤萊書寫〈變成鹽柱的作家〉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時，定然閱讀過「舊約」若干先知書，然刻畫先知與靈恩啟示外，他更著重「新約」的福音與療癒；至《天上卷軸》徵引出處越見寬廣，多處直接標明出處或試圖對話之章節，雖挪用典故深淺有別，猶能揭明其觀點有致意、有論辯，而不僅用以描摹人物形象或營造畫面奇景而已，亦不致害其藝術美感。援用「舊約」話語部分，一方面闡述猶太人歷史對照台灣處境，一方面延續先知書的挪用並增益「新約」使徒形象的塑造，其行文的諷刺基調轉為引述《聖經》象徵美好道德的片段，用以做為敘事者的懺悔告白，堪見作者期望經由思辨與書寫，加深其對信仰的接受性。也因彰顯主角信仰的掙扎與辯證，故非渾然天成而一廂情願的傳教之作，但相對又可見其證道之意圖。而邁向個體得救重生之期待的同時，作者仍不忘關切斯島斯民的家國課題，遂從異象切入，轉而大膽建構「新約」的春天神學。

從宋澤萊出發，若參照其他作家對宗教經典之詮釋，亦能綜觀台灣文學創作者共構的精神史以及活化經典之表現。

101 同註98。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王瑾，《互文性》（中國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5.09）。
- 宋澤萊，《天上卷軸》上冊（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12.05）。
-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05）。
- ，《宋澤萊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04）。
- ，《宋澤萊談文學》（台北：草根出版社，2004.09）。
- ，《廢墟台灣》（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01）。
- ，《熱帶魔界》（台北：草根出版社，2001.02）。
- ，《變成鹽柱的作家》（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12）。
- 周芬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7.03）。
- 梁工，《當代文學理論與聖經批評》（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3）。
- 陳文福，《羅馬書簡釋》（美國：感恩教會文字部、台灣中國信徒佈道會印務部，1998）。
-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出版社，2007.11）。
-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11）。
- 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史——21世紀台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16.07）。
- 廖炳堂主編，《靈恩運動的反思》（中國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11）。
- 趙寧，《先知書·啟示文學解讀》（中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04）。
- 蔡彥仁，《天啟與救贖：西洋上古世末思想》（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04）。
- 賴瑞仁編著，《神人——以色列先知的研究》（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出版日期不詳）。
- Edward Cell（愛德華·塞爾）著，衣俊卿譯，《宗教與當代西方文化》（苗栗：桂冠圖書公司，1995.04）。
- J.I.Packer（巴刻）著，張麟至譯，《簡明神學——傳統基督教信仰指南》（台北：更新傳道會，2011.10）。

John Bunyan (約翰·班揚) 著，西海譯，《天路歷程》(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01)

William Barclay (巴克萊) 著，文國偉譯，《啟示錄注釋》(中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3.07)。

## 二、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吳明益，〈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詮宋澤萊《打牛浦村》到《廢墟台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0)，頁177-208。

### (二) 學位論文

王吉仁，〈宋澤萊小說的「異象」與「現象」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

## 三、電子媒體

余杰，〈寫作與信仰不能二分，必須俱進——台灣基督徒作家宋澤萊訪談(中)〉，《民報》(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news/07ca8085-6f82-41f4-8031-cfe743130184>)。

——，〈台灣文學家——不可放棄道德與誠命——台灣基督徒作家宋澤萊訪談(下)〉，《民報》(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news/4c05335a-df6c-43bc-afbb-24634ca2f9be>)。

陳逸凡，〈文學大師談信仰——宋澤萊——執筆的預言者〉，「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來源：<http://www.tcn.org.tw/news-detail.php?nid=6827>)。

## 四、其他

胡維華，「神學運動的先驅——何西阿在先知史上的地位」，「2016胡維華牧師神學講座」(聖經研究發展基金會主辦，台北信友堂協辦，2016.08.30)。